

影视剧翻译方法谈

古菲娅·热吾甫

新疆广播影视译制中心

[摘要]语言特征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电视剧中的对白并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而是作为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多重语境的制约下，起着传达感情、塑造艺术形象的作用。影视剧翻译的任务是语言转换，但转换是手段，其目的是用译语代替原语，使译语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也能具有传达感情、塑造艺术形象的功能。语言差异和语境的限制给翻译中的语言转换设置了许多障碍。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以实现其目标是电视剧翻译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影视剧翻译；视听艺术；双语思维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4.090

在中外影视文化交流中，翻译是跨越语言隔阂实现信息有效沟通的必要保证。影视剧语言文本的特殊性决定了影视剧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形态的特殊性。影视剧语言具有什么样的审美品质？这些品质对译者思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译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这样的美学价值？

一、“视”与“听”：影视剧翻译的基本特点

1. 声画统一：基本表达方式。影视剧中的语言（不管是对白、独白、旁白，还是其他样式）不是自足的文本，而是声画统一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翻译的语言，不管采取哪种表达方式，比如声音（配音）或文字（字幕），也同样具有不完整性。如果用语境理论的话语来描述，这个特征可以称之为语境制约性。也就是说，影视剧的翻译并不追求意义的独立性，而是要与故事、情节、画面、人物等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影视剧的“译作”并不单独存在，而是伴随观赏行为与“读者”见面（相当于“发表”），其自身并不具有阅读价值，因为“译作”本来就不是“写”出来让人“读”的。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首先，语言的非自足性决定了翻译行为的非独立性。作为影视剧的译者，在进行“文本”转换的时候，不是关起门来看着“文本”动笔“写”译文，而是必须首先考虑各种语境条件，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译文”与这些要素“吻合”，比如画面动作、人物个性、作品风格、译入语接受习惯等等，否则就会犯“两层皮”的毛病。有些译制作品听起来别扭，其中固然有各种原因，但“貌合神离”、不符合声画统一的规律则是通病。其次，这种声画统一性也决定了配音翻译的隐蔽性，也就是说，配音翻译的质量是由观众“听”出来的（听得明白、流畅、过瘾就是好）。这等于说，检验翻译的标准是瞬间的动态的“听觉效果”，而不是作为一个思考的对象需要理性判断，因此，“译文”越隐蔽（自然），越有利于观者实现欣赏目的。如果能最大限度地使观众获得审美愉悦，那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这种隐蔽性也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

一方面，由于影视剧对白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译者必须“字斟句酌”，必须考虑“译文”的配音效果，考虑观众的听觉效果。配音脚本里那些“无声”的文字，其实都是译者设计出来的“有声”的话语（就像乐谱里的符号，代表着声音和旋律）；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隐蔽性使得译者在处理直译与意译，或者归化与异化等矛盾时，有了非常明确的选择依据：比如，用本国语言译制外国作品时，“译文”越像本国语言、越像日常生活话语，那么，译制的结果就越有利于观众轻松、自然地欣赏作品；相反，“译文”离本国语言越远，给观众造成的“困难”也越大。

2. 视听艺术：媒介文本特征。影视剧的取材来源于生活，其传播对象是大众，所以，剧作的语言首先必须为大众认同和接受，这就是大众性。生活是多彩的，话语也必然是多样的，这就是社会性。剧中人物对白既有非正式谈话，也有各种正式语体，一般表现为片段性，所以往往受文体规范和多重语境的制约，这就是语境性。影视剧是表演的艺术，对白不同于平常的话语，而是经过艺术加工和有声表演，具有视听审美的特征，这就是戏剧性。这几个方面是从影视剧的性质和功能出发，对影视剧语言的概括性描述，可以作为一般属性，或者说基本属性。同样，要考察“译文”是不是传达了这些特征，也只有在人们欣赏译制作品时才能得到验证。这个特征赋予了影视剧翻译“视听艺术”的基本属性。

3. 信息传播功能——屏幕魅力。影视剧对话翻译的目的是传情达意，其目标是使观众在理解的基础上获得艺术审美的享受。为此目的，译文必须做到标准规范，而且具有艺术表现力，也就是必须有一定的文采。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影视剧翻译通过知识传播、文化传播、艺术传播等各种功能的共同作用，实现自己的语言转换价值——创造屏幕魅力，赋予译制作品艺术审美的品格。首先，影视剧的题材广泛，人物话语里包含着丰富的知识信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翻译通过忠实、通达的手段，准确而清楚地向观众

传递各种知识,发挥大众传媒的功能。其次,中外影视剧的交流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基本属性,译者在处理文化信息方面应当以高度的跨文化意识和责任感,积极调动各种语言转换艺术手段,充分发挥桥梁的作用。相反,如果缺少这样的意识,则会出现“理解不到位”,甚至“文化误读”问题。比如,美剧《绝望的主妇》(第一集)里,原话(母亲吓唬孩子):“If any of you acts up, so help me, I will call Santa, and I will tell him you want socks for Christmas.”原译(字幕版):“今天如果你们谁捣蛋,我马上打电话给Santa,我会告诉他,你们圣诞节只要短袜就可以了。”类似这样的译文就是缺少文化关照的例子。西方人过圣诞节时,袜子一般不作为礼物,而是用来装礼物。母亲威胁孩子说圣诞礼物只有袜子,孩子一听就明白,那等于说没有礼物了。而这样的“潜台词”在汉语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恐怕很少有人能马上反应过来,而且不少人其实并不了解这里的背景知识。如果有了这层考虑,翻译就不会直接照搬原话,而是采取适当变通的办法,比如可以译为“我跟圣诞老人说,你们不要礼物了。”或者“我告诉圣诞老人不要给你们礼物。”另外,原译直接引“Santa”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个词不见得大家都认识。

二、“写”与“说”:影视剧翻译的思维模式

翻译面对的是两种语言,而语言的背后却是两种文化。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为影视剧翻译创造屏幕魅力设置了重重障碍。比如,英语跟汉语在表达习惯、句式结构、思维逻辑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样的意思,在英语里是一种说法,而到了汉语里却有可能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如果在英语里套用汉语的说法,或者拿英语思维来组织汉语句子,其结果往往出现表达不顺、语义不清的毛病,这样的译文会直接影响观众的理解,当然也不可能产生语言美感。在多数情况下,照着原话写译文,也就是照搬原话句式,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按照“二度编码”的翻译思维原理,译者改换思维模式,从英语的思维里跳出来,把自己跟作品中的人物融为一体,然后改用汉语的思维,把人物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就会取得不同的效果。我们不妨拿一段翻译案例来解析译者进行二度编码的思维转换过程。影片《百万美元宝贝》字幕翻译片段: I only ever met one man I wouldn't wanna fight. When I met him, he was already the best cut man in the business. Started training and managing in the '60s, but he never lost

his gift. 我只遇见过一个我不想和他争斗的人。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拳击界最好的伤口护理师。从60年代起就开始做训练师和经理人,一直保持着高昂的热情。People love violence. They'll slow down at a carwreck to check for bodies. Same people claim to love boxing. They got no idea what it is. Boxing is about respect. Getting it for yourself and taking it away from the other guy. 人们热爱暴力。他们会在车祸现场减慢车速查看死尸。就是这些人宣称他们热爱拳击。他们根本不了解拳击是什么。拳击有关尊严。赢得你自己的,同时剥夺对手的。

三、“译”与“演”:影视翻译的创作手段

译制要加工的对象是作品中的人物对白,而人物对白跟动作、音乐、音响等其它要素一样是原作中的重要艺术要素。配音的方式是完全性的置换,就是把原语撤下来,植入一套新的系统。很显然,这里的难度就在于这套新的系统要跟其它没有被置换的要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自然得不漏任何马脚),这就是译制的魅力。电影译制专家陈叙一根据40年的创作经验,对译制片创作艺术作了高度概括:“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这句名言是对译制片创作者们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它揭示了译制艺术创造屏幕魅力的关键所在。配音脚本是译制艺术创作的起点和基础,配音活动其实就是给外国人的嘴“装”中国话。译制脚本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决定配音的内容,即说什么。好的配音脚本的语言应该是生动的、有意思的、耐人寻味的,是跟作品相吻合的。概括地说,好的配音对白应该贴近生活、贴近作品、贴近剧情,或曰“三贴近”,也就是让人觉得像日常生活那样自然,觉得跟作品的风格一致,觉得有“戏”的味道。对脚本翻译来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采取一定的手段,那就是生活化、风格化和戏剧化。

总之,影视剧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影视剧翻译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表现在译者的思维过程里,而且也表现在具体的表达手段上。由于声画统一和语言差异的共同作用,译者必须通过思维转换才能真正吃透原话的意义,进而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来实现与译语观众的有效对话。

参考文献

- [1] 夏木斯亚·苏皮阿吉. 浅谈影视翻译语言的特殊性[J]. 大观, 2017(6): 114.
- [2] 毕文成. 影视翻译语言的特殊性[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03, 5(4): 50-53.